

從雙鳳紋至柿蒂紋

／ 廖泱修

「柿蒂紋」顧名思義是外觀酷似柿子頂端蒂瓣的紋飾。它是由四至八片蒂瓣均等的圍繞一圓紋所組成，並且每一蒂瓣之底端相連一起呈曲波狀。玉器上的「柿蒂紋」絕大部份在各個蒂瓣上以壓地法琢磨一隱約可見的稜線，將其分成左右各半（此道稜線是有其特殊意義，後述）。（註一）（圖一）

以目前發掘及傳世品資料看來，玉器上的「柿蒂紋」最早出現於西安東張村秦阿房宮遺址的高足杯。（註二）（圖二）從各種跡象分析此玉杯年代極可能是戰國晚期的「楚式玉雕」。（註三）（註四）「柿蒂紋」多裝飾於圓形器物正中央，如劍首、卮、樽及盒之蓋面、高足杯等。數量不多，流行時間也短，西漢以降幾乎已不見。

銅器上的「柿蒂紋」出現的年代可能與玉器相當，（註五）但流傳時間卻很長久，甚至東晉時還可見到其蹤影。（註六）青銅器中的「柿蒂紋」為很普遍的紋樣，也多裝飾於圓形器物正中央，如銅鏡、樽蓋、棺飾、漆器上銅飾件等等。



圖一 西漢早期 玉盒 一九九七年安徽巢湖市北山頭漢墓出土



圖三 戰國早期 彩漆豆蓋（局部）
一九七八年湖北隨州市曾侯乙墓出土



圖二 秦（？） 玉高足杯
一九七六年西安市西郊東張村阿房宮遺址出土

西周至漢代文物中有兩種紋樣與「柿蒂紋」很相似，這裡分別介紹以免與「柿蒂紋」造成混亂。「花瓣紋」或稱「四葉紋」（也有三、五及六葉造型），此紋與前者最大不同點「花瓣」是獨立的，底端不相連也不內捲。出現年



圖四 戰國中晚期 蓮瓣紋圓形玉飾片
一九七九年河北平山縣中山國國王墓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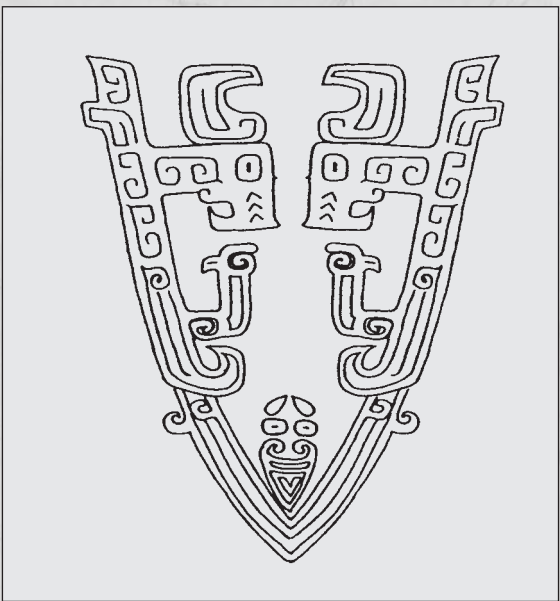
代較早，約在春秋晚期的青銅器中。（註七）「花瓣紋」在戰國至西漢楚式漆器及青銅器中為非常普遍的紋樣。（註八）（圖三）

另一種是「蓮瓣紋」。蓮瓣前端正中尖突，兩側斜直，下端不內捲，瓣面正中沒有飾分界線。（註九）（圖四）此紋出現年代很早，在西周晚期青銅簋圈足上就發現有此類紋樣。（註一〇）「蓮瓣紋」從其發展過程分析，應與「柿蒂紋」無關，相信它是從西周早期青銅器上之「鱗紋」發展而來（見註一〇，頁九三，圖九八）。

「柿蒂紋」的由來與其代表意義至今尚未有學者研究論述過。筆者是在寫〈試析戰國楚式「玉瓶形飾」擺置方向與正名——兼論「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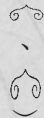
圖五 商代晚期 獸面紋壺 上海博物館珍藏



圖五a 商代晚期 獸面紋壺 連尾雙鳳鳥（線圖）

朵形紋」的由來與演變》（註一一）一文時，在所收集資料中發現「柿蒂紋」是由「桃心紋」發展而成，而「桃心紋」則是連尾雙鳳鳥演變而來。資料取自青銅器、漆器、帛畫、刺繡以及玉器中的紋飾與圖案，並以此類紋樣按時代先後排比和考察其形制紋飾的演進，所提出的一個淺見。

「桃心紋」的由來與演變

「桃心紋」（），頂端尖突，兩側外鼓下端內捲，外形似桃子，故名（玉器著作通常將此類紋樣稱為「雲紋」或「卷雲紋」）。戰國中期至西漢早期楚式文物中「桃心紋」代表著抽象形態的同體雙鳳鳥或單鳳鳥、或單／雙

鳳鳥的尾、翼、冠或身體等部位。故此期楚文物中常可發現「桃心紋」與鳳鳥相伴呈現，尤其是玉雕和漆器中。「桃心紋」的出現絕非偶然或貿然湧現，而它是歷經一千幾百年的歲月緩慢中發展演變而成。

「桃心紋」，從資料顯示最初是由兩隻尾部相連具象鳳鳥所組成的圖案演變而來。最早可追溯至商代晚期青銅器中所謂的「三角形紋」。「三角形紋」也稱為「三角雲雷紋」、「垂葉紋」、「蕉葉紋」等等。其內紋樣除一些為「雲雷紋」外（商晚期最基本的紋飾），甚多是龍紋、獸面紋、蟬紋以及連尾鳳鳥紋等。連尾鳳鳥紋有具象，也有簡化，外形多呈倒三角形，是「桃心紋」最原始的形態。

商代晚期至西周青銅器上的連尾鳳紋

商代晚期的象生紋飾，除夔龍紋是最主要紋飾外，鳳紋也相當普遍，但大都用作輔助紋。這裡介紹一件「三角形紋」內飾具象連尾雙鳳鳥的商代晚期獸面紋青銅罍。此器為傳世品，現收藏於上海博物館。（註一一）（圖五、五a）圖版說明（針對圖五a）：腹下段是連尾的雙鳥（鳳）構成的蕉葉紋（見註一二，頁三三第一一四條）。此鳳鳥紋看來，應是連尾雙鳳鳥最原始造型之一，也可能是「桃心紋」最原始之形態（呈倒三角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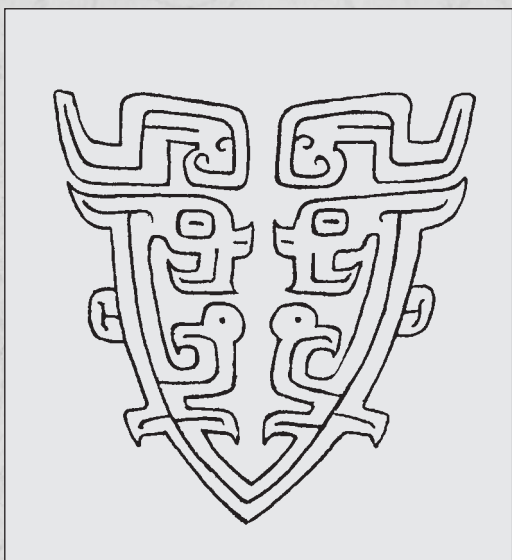
西周初期鳳鳥紋充份得到發展，不但數量多且佔據整件器物主要部位，以鳳鳥紋為飾的風氣一直延續至西周中期。此現象可能與「周之興也，鸞鷟於岐山」的傳說有關係（註：鸞

鷟即鳳鳥）。

連尾鳳鳥紋發展至西周因襲自商代晚期的風格，造型一樣有具象，也有簡化，但設計上有些新的增損和改進，整體造型朝向簡化形態發展。這裡介紹一件具象連尾鳳鳥。此器於一九七四年北京琉璃河二五一號墓出土，為西周早期獸面紋罍。（註一三）（圖六、六a）圖版說明（針對圖六a）：腹部飾垂葉形變體獸紋。（見註一三，圖版說明，頁二第五條）但以筆者之分析，此紋只要與同期之鳳鳥紋作比對，就不難發現所謂的「變體獸紋」其實是大小兩對具象鳳鳥所組合成的圖案。大鳳首頂端飾有一長冠及彎勾的喙，此形態正是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典型鳳首之造型。（註一四）（註一五）位於大鳳首下方較小鳳首之造型，在商



圖六 西周早期 獸面紋罍
一九七四年北京琉璃河二五一號墓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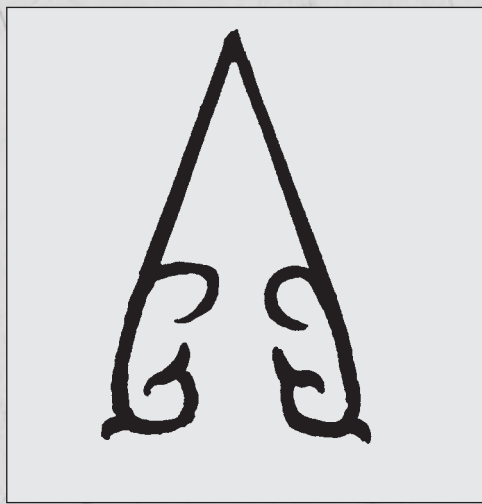
圖六a 西周早期 獸面紋罍大小兩對連尾鳳紋（線圖）

代晚期及西周青銅器中也常可發現。(註一六)(註一七) 故所謂的「變體獸紋」是大小兩對具象鳳鳥紋的組合體，應是為連尾鳳鳥另一種新的形態。

商、西周時期除具象連尾鳳鳥紋外，也有簡化造型之設計。一九九〇年河南安陽郭家莊西一六〇號墓出土，商代晚期獸面紋鈹。(見註一七，頁一九三，圖一九二；圖七、七a) 鈹飾三組倒三角形紋，圖版說明為內填卷雲紋。(見註一七圖版說明，頁八八第一九二條) 但以筆者分析，所謂的「卷雲紋」應是倒反擺置的簡化連尾雙鳳鳥。倒反擺置設計的龍、鳳或獸面紋於商、西周青銅器的例子很多，(見註一七，頁九〇，圖八九、註一七，頁一三六，圖一三九) 故這三組倒置連尾雙鳳鳥的出現並不足奇。此簡化連尾雙鳳鳥，雙鳳簡化的



圖七 商代晚期 獸面紋鈹
一九九〇年河南安陽郭家莊西一六〇號墓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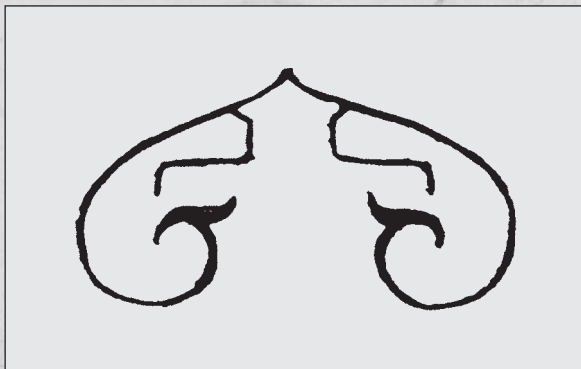
圖七a 商代晚期 獸面紋鈹 簡化連尾雙鳳鳥 (線圖)

所剩無幾，但尚可清楚分辨出雙鳳的全貌。尤其是鳳首雖然只是簡簡單單的設計，但卻將整個鳳首的形態與精神表現得十分傳神。鳳羽翼朝向鳳首，雙尾相連成三角形(圖七a)。故所謂的「卷雲紋」應是簡化連尾雙鳳紋。此簡化連尾雙鳳紋造型已非常近似「桃心紋」，繼續發展則演變成「桃心紋」了。

東周青銅器上的連尾雙鳳紋

簡化連尾雙鳳紋發展至東周，整體設計有更簡化，以及外形朝「桃心紋」之形態發展。尤其是演變至戰國中期造型更加簡化，外形與「桃心紋」已相差無幾。這裡介紹三件此類型簡化連尾雙鳳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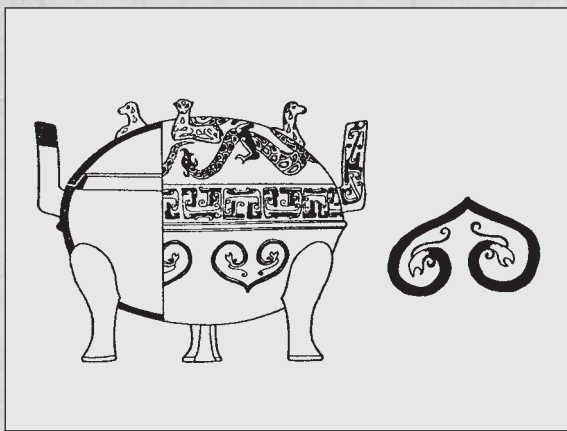
其一，一九七三年湖北江陵滕店一號楚墓出土，戰國中期鑲嵌雲紋壺。(註一八)(圖



圖八a 戰國中期 鑲嵌雲紋壺 簡化同體雙鳳紋（線圖）




圖八 戰國中期 鑲嵌雲紋壺
一九七三年湖北江陵滕店一號墓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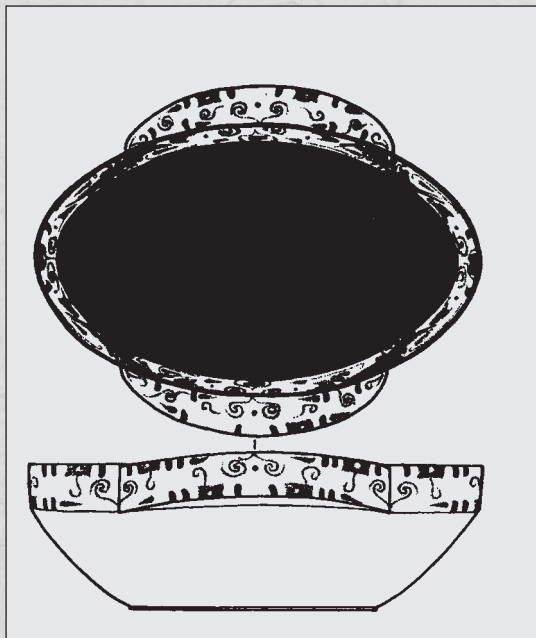
圖九a 戰國晚期 錯金銀鼎及簡化同體雙鳳紋（線圖）



圖九 戰國晚期 錯金銀鼎
一九六五年江蘇連水三里墩西漢墓出土

八、八a）圖版說明（針對圖八a）：腹下端飾卷雲紋一周。（見註一八圖版說明，頁一六第三七條）所謂的「卷雲紋」若仔細觀察與分析應是簡化同體雙鳳紋（倒置形態），尤其是內捲相背的鳳首（啄）、形態真微卷的鳳冠，以及線條簡潔的羽翼和相連的鳳體。此類造型再進一步發展（簡化）則成爲戰國中晚期至西漢早期，楚式玉雕中代表抽象鳳紋的「桃心紋」（）了。

此類型簡化同體鳳紋在戰國晚期也有出現。一九六五年江蘇連水三里墩西漢墓出土一件錯金銀鼎。此鼎雖出自漢墓但經相關專家考證，應屬戰國晚期之鼎。（註一九）（圖九）圖版說明：凸棱以下，有六組錯銀垂花卷雲紋。（見註一九圖版說明，頁二第六、七條）所謂的「垂花卷雲紋」，（註二〇）（圖九a）只要細心觀察應可發現它也是倒置形態的同體雙鳳鳥。雙鳳首相背，長冠向後旋捲，鳳體相連。此造型與前紋一樣，進一步發展（簡化）也是演變成「桃心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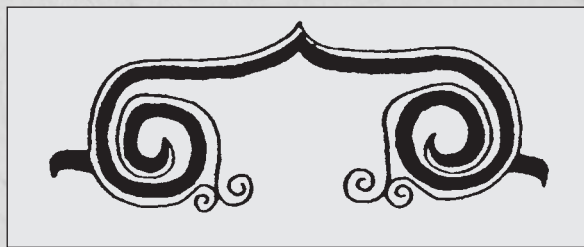
圖一一 戰國中期 彩繪漆耳杯（線圖）
一九九六年長沙市茅亭子楚墓出土




圖一一a 戰國中期 彩繪漆耳杯簡化雙鳳紋至桃心紋（線圖）



圖一〇 戰國中晚期 錯金銀四龍四鳳方案之圓環底座
一九七九年河北平山縣中山國譽墓出土



圖一〇a 戰國中晚期 圓環形底座簡化同體雙鳳紋（線圖）

第三個例子是，中山國國王譽墓出土的一件戰國中晚期錯金銀四龍四鳳方案，其圓環形底座周壁飾八個勾連雲紋，（註二一）雲紋是以錯金銀構成。（見註一九，頁一七〇，圖一六六；圖一〇、一〇a）出土報告雖描述為「勾連雲紋」，但從圖中可輕易分辨出，雙鳳鳥首往內彎捲呈相背狀，鳳冠長而捲曲（金絲），兩側各飾一鳳翼（銀），鳳體相連。所以「勾連雲紋」也是簡化同體雙鳳鳥，由此紋演變成的「桃心紋」造型較矮扁（），楚式玉雕中此類型「桃心紋」多表示雙鳳共用鳳體的某一部位。

總結，青銅器上的同體鳳鳥紋從商代晚期開始發展至戰國，鳳紋從具象演變成簡化，再而演變成戰國中晚期至西漢早期楚式玉雕中非常流行的「桃心紋」（抽象同體鳳紋）。整個過程非常緩慢而複雜，若不是抽絲剝繭的一環環往上尋根及往下追索，相信也難發現整個演變過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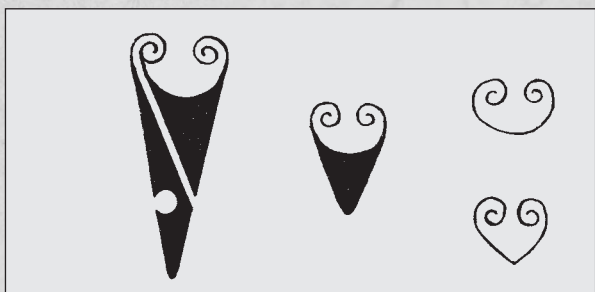
「桃心紋」尋根之旅中，還發現戰國楚式漆器的紋飾主要受到楚系青銅器紋飾的影響，尤其是變形鳳紋（錯金銀「雲紋」）。而楚式玉雕則受漆器影響，尤其是楚式漆器線條委婉流暢和富於變化的鳳鳥紋影響最深，也最顯著。

楚式漆器上的簡化同體雙鳳紋

迄今科學考古發掘春秋戰國漆器絕大部份出自南方的楚墓，如湖北、湖南、河南、安徽、浙江等地。據統計在已清理的五千餘座楚墓，約近千座出有漆器。（註二二）其中春秋



圖一二 戰國晚期 彩繪變形鳳鳥紋漆圓耳杯
一九七五年湖北江陵雨臺山五一九號墓出土



圖一二a 戰國晚期 彩繪變形鳳鳥紋漆圓耳杯簡化鳳鳥紋至桃心紋
(線圖)

另一件保存較好的彩繪漆耳杯(器物編號: M1:31), (見註二六, 頁四二, 圖九-5; 圖一-a·中) 鳳冠已消失, 造型與「桃心紋」已沒有兩樣, 只是內捲的鳳首線條略粗, 表示這是鳳首的部位。

第二舉例是由變形單鳳鳥演變而來。此鳳紋出現於戰國彩繪變形鳳鳥漆圓耳杯之杯內邊緣, (見註二四, 頁一五, 圖七; 圖一二、一二a) 變形單鳳鳥右上角是鳳首(啄), 左上

時期僅出數件, 至戰國早期件數才逐漸增多。此期漆器多仿自青銅器的造型, 如壺、簋、豆等。紋飾較單純, 有對稱性較強的幾何圖紋, (註二二) 有具象龍、鳳、禽獸紋(見註二三, 頁一六, 圖三), 以及前二紋同時呈現的圖樣(見註二三, 頁二三, 圖七)等等。

發展至中期楚漆器最為突出, 不論件數及器類皆比前期多而豐富, 而且紋飾形態與前期也大不相同。多以流動及韻律感極強的圖紋代之, 尤其是中晚期以後, 紋飾造型更為婉轉飄逸, 活潑而優美, 圖案結構錯綜複雜, 但繁而有序, 整體造型給人一種奇異而神秘的美。這類圖紋大多隱藏著變形或簡化的鳳鳥紋。(註二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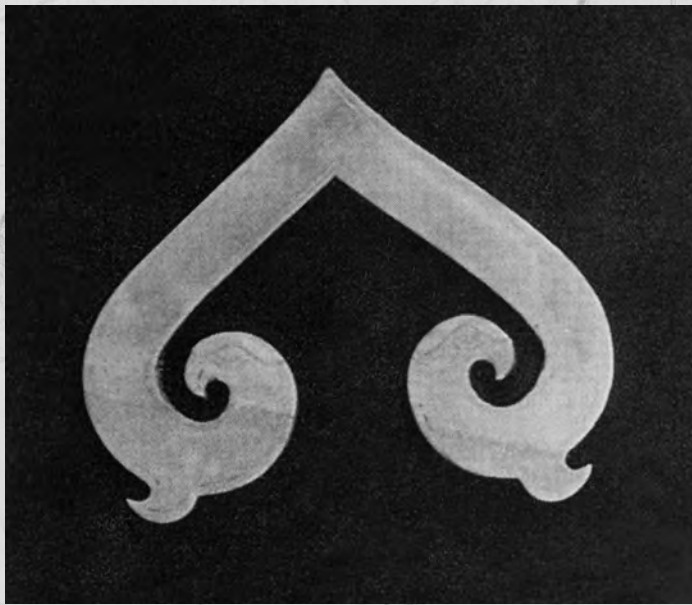
楚文化這種隱藏性的鳳鳥藝術設計, 在同期玉雕中也很發達, 有的以抽象鳳紋表示, 如「瓶形」(註二五) 及「桃心紋」(後述), 也有的以極隱密方式躲藏於其他紋飾中, 它們有的以具象、變形或簡化形態單獨或連體呈現, 也有的數隻鳳鳥, 或身體某部份重疊, 或與其他紋樣(如龍、獸)共用隱藏於其中。這種設計手法在其他諸侯國玉雕所沒有, 這是楚式玉雕中極特殊的一種藝術設計, 筆者稱它為「隱藏式鳳鳥」。(另文詳述)

楚式漆器上的鳳鳥紋發展成「桃心紋」的例子很多, 其中有簡化雙鳳鳥所演變, 也有變形單、雙鳳鳥發展而成, 這裡各舉例一件。

第一件, 一九九六年長沙市茅亭子清理一座戰國中期楚墓, 隨葬器物中有兩件保存較完整的彩繪漆耳杯。其中一件(器物編號: M1:26) 簡化同體雙鳳鳥, (註二六)(圖一二) 鳳鳥可清楚看出兩側內捲鳳首呈相背狀, 鳳首繪有長冠紋(圖一-a·左)。此紋若進一步演變鳳冠消失就成為「桃心紋」了(圖一-a·右)。

角是羽翼，兩者之下端代表鳳身，左側是鳳鳥的尾部。此造型進一步演變鳳尾消失，形成另一體態的簡化雙鳳鳥，（見註二四，頁一二四，圖八三一五；圖一二a·中）再往下發展則成「桃心紋」（圖一二a·右下），以及另一形態的簡化鳳鳥（圖一二a·右上）。

楚式漆器中變形、簡化鳳紋，發展至「桃心紋」過程較單純且易於明白，沒有青銅器那麼複雜與多變化。這當然是因漆器直接承續了商代晚期至戰國青銅器這段冗長而緩慢的發展演變過程之故。



圖一三 戰國晚期 雙鳳鳥連尾玉飾
一九七六年河北燕下都虛糧塚墓區八號墓出土

「桃心紋」是直接受楚文化影響下的產物

從「桃心紋」發展演變過程中，直接影響最深的紋飾皆來自楚器——楚系青銅器（註二七）及楚式漆器。從出土及傳世品資料來看，「桃心紋」在楚式文物中非常流行，是楚文化重要的紋樣，尤其在戰國中晚期至西漢早期楚式玉雕中更為明顯。

值得注意的，於楚地之外的燕國發現一件與「桃心紋」非常近似的玉雕，相信其與楚式「桃心紋」有一定的關係。河北燕下都虛糧塚墓區八號墓出土的這件戰國晚期雙鳳連尾玉飾，雙鳳首相背，兩側飾一羽翼。（註二八）（圖一三）此雙鳳羽翼消失就成為「桃心紋」了。此器雖出自燕國，但從其設計風格與楚器很近似，相信此件玉雕應與楚文化有著非常密切的關係，或許是受其影響下的作品。

行文至此，從以上楚系青銅器及楚式漆器之引證，已清楚的證實「桃心紋」在楚文物中是代表著抽象形態的同體雙鳳鳥。除此之外，在楚式玉雕中「桃心紋」也可表示是單鳳鳥，或單／雙鳳的尾、翼、冠及／或身體等部位。以下介紹數件楚式玉雕以證明「桃心紋」是可以做為鳳鳥各個部位及抽象形態的同體雙鳳鳥。

楚式玉雕代表鳳鳥各個部位的「桃心紋」

首先要介紹的第一件玉雕其中一組雙鳳鳥為具象造型，極易分辨與理解「桃心紋」所代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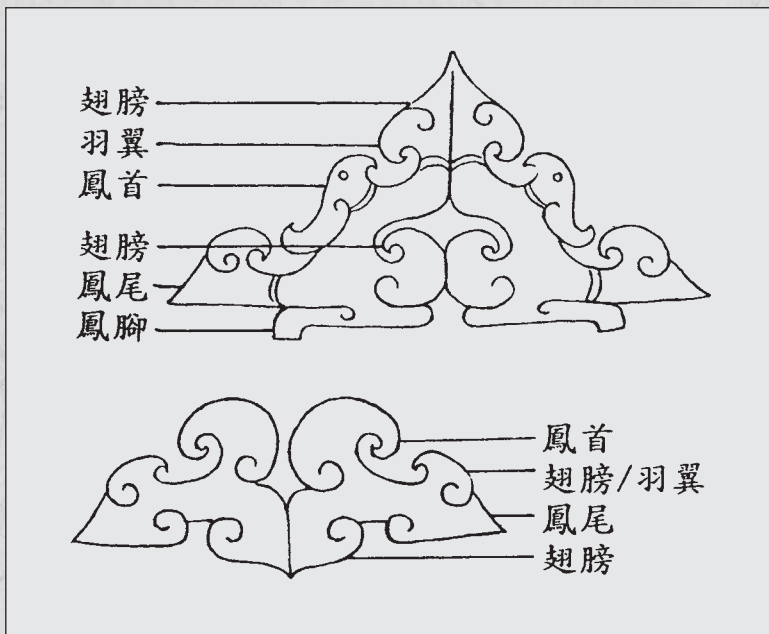
的意義。此器出土於西漢前期南越王趙昧墓雙連璧（編號：D186）。（註一九）（圖一四）連璧正下端鏤空雕一對具象鳳鳥，（圖一四a·上）雙鳳首朝向由左右鳳鳥翅膀所組合成的「桃心紋」。翅膀下端內捲處為鳳鳥的羽翼，與鳳啄相對（鳳啄朝向或銜羽翼是楚式鳳鳥紋中最普遍的造型），故「桃心紋」很顯然是雙鳳的翅膀。



圖一四 西漢前期 雙連璧 一九八三年廣東廣州市象崗南越王趙昧墓出土

連璧上端另有一組雙鳳鳥造型較簡化（倒置形態），沒有前鳳紋那麼容易辨認，但只要細心觀察（倒轉看）應不難發現此為一對鳳首相背的鳳鳥，鳳啄也是朝向羽翼。雙鳳正下方（整體器物之頂端）飾一造型較矮扁的「桃心紋」，為雙鳳共用的翅膀（圖一四a·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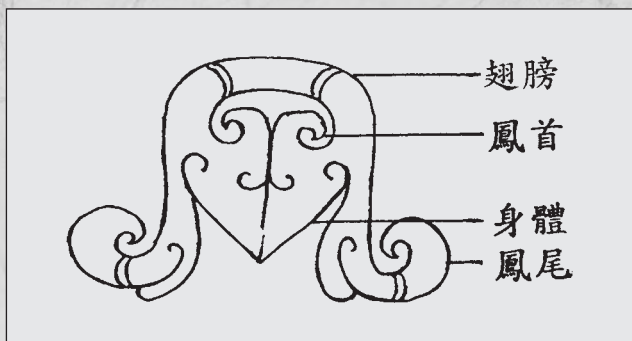
雙連玉璧最早出現於戰國早期楚墓，（註三〇）為楚特有的造型，故此類型玉璧是楚式玉雕。



圖一四a 西漢前期 雙連璧上下方雙鳳鳥（線圖）
上：下方具象雙鳳鳥 下：上方簡化雙鳳鳥



圖一五 戰國晚期 鏤空龍鳳紋玉佩
一九七七年安徽長豐縣楊公二號墓出土



圖一五a 戰國晚期 鏤空龍鳳紋玉佩簡化雙鳳紋 (線圖)

值得注意的，此二「桃心紋」正中皆飾一分界線，此線表示「桃心紋」是雙鳳所共有或代表同體雙鳳鳥（後述）。

第二件也是造型較具象的雙鳳鳥，安徽長豐縣楊公二號楚墓出土，戰國晚期玉鏤空龍鳳紋佩。（註三一）（圖一五）此佩雙龍內緣鏤雕一對相背立的大鳳鳥，鳳尾向後旋捲，下垂於內刻有三簡化鳳紋的圓璧（俗稱「皮球紋」），璧下飾一「桃心紋」（圖一五a）。「桃心紋」頂端鏤雕一對相背的鳳首，正中刻一分為二的直線，形成兩隻背連背的鳳鳥。直線中段兩側各刻一上捲的「雲紋」，為抽象的羽翼

或爪。「桃心紋」頂端鏤空部份及外側為雙鳳的翅膀及鳳尾。此對同體雙鳳鳥造型生動，且各個部位都交待的清清楚楚，所以此「桃心紋」是代表雙鳳鳥的身體。

下一件要介紹的是傳世品，與第一件玉雕一樣飾有兩組具「桃心紋」的雙鳳鳥。這件玉龍鳳佩為美國弗利爾美術館珍藏，據傳出自安徽壽縣（戰國後期楚國都城壽春），且龍身飾有變體「花朵形紋」，（見註二五，頁一八四）故為楚式玉雕。這件玉龍鳳佩（註三二）（圖一六）造型較特殊，雙龍豎置相向，中間上下各鏤雕一對鳳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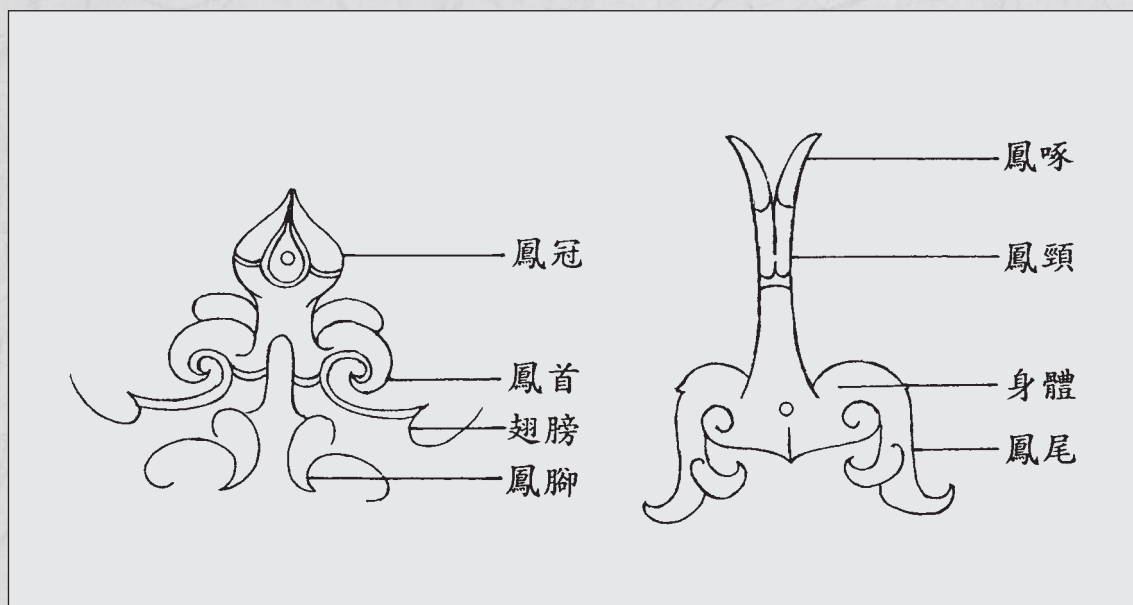
上方雙鳳造型較具象，易辨認。（圖一六a·左）雙鳳相背立，鳳首頂端為一代表鳳冠的「桃心紋」。鳳冠為「桃心紋」的造型非孤品，在其他楚式玉雕中也有出現。一九九七年安徽巢湖市北山頭西漢早期墓出土一件造型裝飾華麗，雕琢極精緻的朱雀銜環踏虎雙翼玉樽。（見註一，頁一七／八，圖二二；圖一七）此樽朱雀（鳳鳥之一種）頭頂就飾有造型較矮扁的「桃心紋」。所以很顯然的「桃心紋」也可當作鳳鳥之冠紋。

雙龍正下方之雙鳳紋造型較抽象，極難分辨（圖一六a·右），為「隱藏式鳳鳥」設計之一種。但只要細心觀察與分析應不難看出其各個部位所代表的意義。「桃心紋」是雙鳳共用的身體，兩外側為典型楚式鳳鳥之尾羽。（見圖一五、註二九，圖五三及圖一三五），正上方「長柄」是雙鳳共用的頸，頸上刻有一個「節

紋」。單個「節紋」多見於龍、鳳、獸的頸。
 (註三三)「節紋」雖始於商代晚期，但戰國尚
 可發現其飾於鳳鳥頸上，(見註三一，頁一三
 七，圖二一一)故「長柄」應表示雙鳳之頸。
 頸端分叉為雙鳳的首(啄)，緊貼於雙龍的胸
 前。所以此時的「桃心紋」是代表抽象形態雙
 鳳的身體。



圖一六 戰國晚期 玉龍鳳佩 美國弗利爾美術館珍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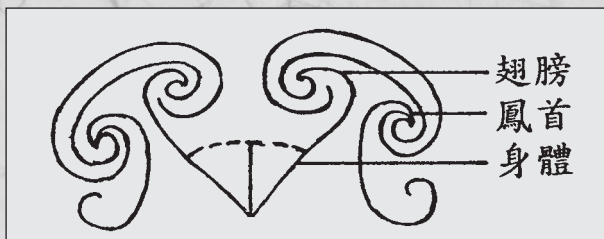
圖一六a 戰國晚期 玉龍鳳佩上下方雙鳳鳥(線圖) 左:上方具象雙鳳鳥 右:下方抽象雙鳳紋



圖一八 戰國晚期 玉龍鳳佩 美國堪薩斯州納爾遜遜博物館珍藏



圖一八a 戰國晚期 玉龍鳳佩復原示意圖



圖一八b 戰國晚期 玉龍鳳佩雙鳳紋(線圖)



圖一七 西漢早期 朱雀銜環踏虎雙翼玉樽
一九九七年安徽巢湖市北山頭西漢墓出土

第四件「桃心紋」是代表雙鳳鳥的身、尾及羽翼。此器在傳世品中知名度頗高，為大家所熟悉的一件楚式龍鳳佩。(註三四) 這件玉佩上的「桃心紋」，尖端部份早年殘缺，估計後被古董商將殘邊修磨成平滑狀。至今從沒有人對它懷疑過有什麼不妥之處，大家一直把它(斷折處)當作是設計較怪異且獨一無二的造型。甚至一些仿古玉雕師傅不明就裡，依樣畫葫蘆的將斷折之形態照樣仿製。

玉龍鳳佩為美國堪薩斯州納爾遜遜博物館所珍藏。(註三五)(圖一八)雙大鳳鳥相對立於龍背上，內緣正下方飾一「桃心紋」(尖端折斷)。此玉佩也是「隱藏式鳳鳥」之設計，

鳳鳥隱藏的較好不易被發覺出來。但只要仔細觀看，可發現「桃心紋」是屬雙鳳共用的身、尾及羽翼。雙鳳首隱藏於龍身內緣左右兩側邊，鳳首相背，中隔「桃心紋」，鳳首（啄）往上捲朝向龍頭。

圖一八 a 為玉龍鳳佩復原示意圖，圖中可見陰刻線劃邊，起於鳳啄之尖端一直通到「桃心紋」上端之內捲處（代表鳳鳥之羽翼或翅膀）終止。從此方式雕琢設計分析，表示它們之間應有一定的關聯，是屬同一組體的結構。圖一八 b 為該組抽象雙鳳之線圖，從圖中更輕易分辨出此件玉雕之「桃心紋」所代表的意義了——身體及翅膀。

這件玉佩之兩組雙鳳鳥，一組為具象，另一組（一些為數組）抽象（簡化或變形）。此種搭配方式在楚式玉雕中是常見的設計題材，除前面三件及後文兩件外（見圖一四、一五、一六、二〇及圖二一五 a），在科學發掘品（註三六）及傳世器（註三七）也有不少的例子。這種設計是楚式玉雕中極特殊的一種藝術表現手法，屬「隱藏式鳳鳥」類型之一。

接下來的另一種「桃心紋」，形態較抽象難以辨認與理解，但只要與同期及同類具象造型的楚式玉雕作比對，應不難理解「桃心紋」所代表的意義。

這是美國弗利爾美術館珍藏的戰國晚期龍形觶。從龍頸刻「花朵形紋」及頭頂飾一「桃心紋」來看，（見註三二一，頁一三七，圖八〇，圖一九）此器也是楚式玉雕。「桃心紋」在此龍觶中代表著單鳳鳥（「桃心紋」沒有刻中線及內捲紋）。楚式龍紋中龍頭飾一單鳳鳥是極特殊，但又是很常見的藝術設計。因絕大部分為變形或簡化形態呈現，所以鮮為人知，或將它當作是龍頭的長鬚毛。



圖一九 戰國晚期 龍形觶 美國弗利爾美術館珍藏

同為弗利爾美

術館珍藏的一件戰國晚期同體雙龍鳳佩，（見註三五，頁四二，圖四二、圖一〇）龍頭飾一具象單鳳鳥。鳳首很清楚的刻有圓形鳳眼，鳳啄朝龍耳，故此為鳳鳥之造型應無異議。

這裡再介紹一件，戰國早期楚式龍紋佩，（註三八）龍頭也飾有一具象單鳳鳥，這件玉龍紋佩為美國賽克勒

文物館珍藏。（註三九）（圖二一）鳳鳥相連於龍頭上，鳳啄呈彎勾狀，首頂飾一長冠，頸上刻數排的「節紋」。（見註三三）此鳳鳥雖然沒有很具象的刻出鳳眼（僅以一渦紋代表），但也能很輕易分辨出那是隻鳳鳥。

由此可見，有時「桃心紋」也可作為單鳳鳥的形態。值得注意的，代表單鳳鳥的「桃心紋」通常正中是不刻分界線及／或內捲紋（見圖一九）。



圖二〇 戰國晚期 同體雙龍鳳玉佩 美國弗利爾美術館珍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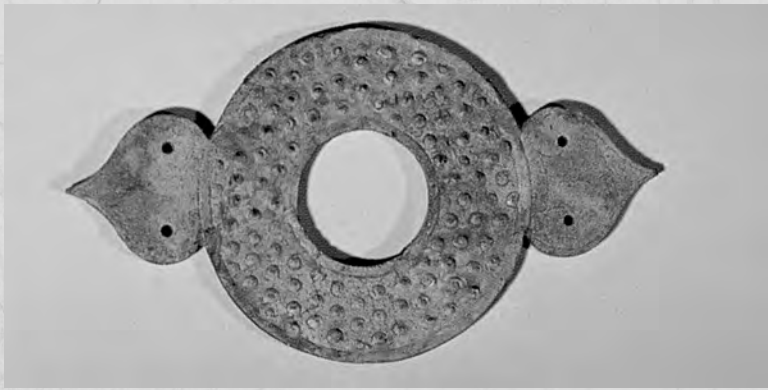


圖二一 戰國早期 龍鳳紋佩（局部）
美國賽克勒文物館珍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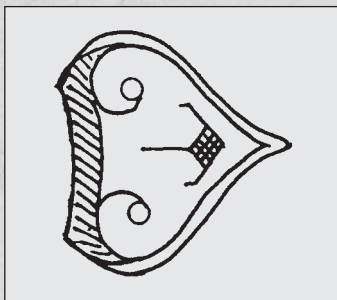
楚式玉雕代表同體雙鳳鳥的「桃心紋」

以下四件是代表同體雙鳳鳥的「桃心紋」，形態更為抽象，更難理解，但只需與同期、同類之楚式具象鳳鳥作比對，相信也不難瞭解其所代表的意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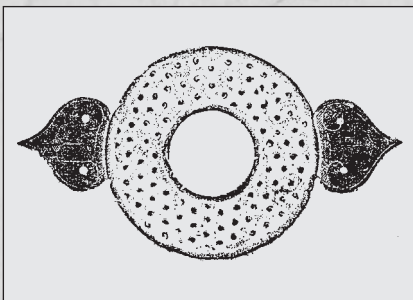
第一件代表抽象同體雙鳳鳥的「桃心紋」，出自西漢前期南越王墓雙瓣渦紋璧（器物編號：E97）。（見註二九，圖一五〇：下；圖二二）此器解說：璧的兩側各附一瓣，每瓣各鑽二孔。以陰線劃邊，中飾菱形花蕊紋。與璧相接還刻有一束絞絲紋。（見註二九，頁二七四第一五〇條）從上文解說，中飾菱形花蕊紋（應是變體「花朵形紋」，見註二五，頁一八四）、一束絞絲紋（註四〇）以及兩側所謂的「瓣」（「桃心紋」），此類皆為典型楚器特徵，故此璧是楚式玉雕。璧兩側的「桃心紋」，在此器中代表抽象同體雙鳳鳥。



圖二二 西漢前期 雙瓣渦紋璧 一九八三年廣東廣州市象崗南越王墓出土



圖二二b 西漢前期 瓣紋(線圖)



圖二二a 西漢前期 雙瓣渦紋璧(拓片)



圖二三 西漢前期 連體雙龍玉佩 一九八三年廣東廣州市象崗南越王趙昧墓出土

從「瓣」的每一小孔邊緣陰刻內卷紋，可清楚分辨出那是簡化的鳳首(啄)。(註四二)(圖二二a、二二b)故每一片的「瓣」是由一對簡化同體雙鳳鳥所組成的造型，顯然的，「桃心紋」在此器是代表同體雙鳳鳥的形態。璧的兩側飾一對鳳鳥也非個例，大英博物館就收藏了一件戰國早期出廓雙鳳鳥玉璧，璧兩側各鏤雕一對相背立的具象鳳鳥。(註四二)另，楚式玉璧中出廓鳳鳥更是普遍，造型有兩

隻、三隻及四隻。(見註二九，圖五三及一三五、註三〇，頁一七六，圖一八四)其二，也是出自西漢前期南越王趙昧墓連體雙龍玉佩，(見註二九，圖一三四；圖一三二)此器已有學者求證為楚式玉雕。(見註三四，頁一〇六／七)連體雙龍正中雕一獸面，上飾「桃心紋」，此紋於此器是代表抽象形態的同體雙鳳鳥。「桃心紋」下端內捲是抽象雙鳳的首

(啄)，上端內側陰刻一內捲的「雲紋」，形成另一較小的「桃心紋」，此紋為雙鳳鳥共用的身和尾。中琢磨一隱約可見的稜線，將其分成左右各半，表示鳳身、尾為雙鳳所共有及代表雙鳳鳥。



圖二四 戰國(?) 鑲雕雙龍首瑣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此「桃心紋」從另一角度分析，獸首頂端兩側的「獸角」也可做為抽象形態的鳳首（相對視），此時「桃心紋」則成為雙鳳的羽翼與身體了。

楚式玉雕中獸面紋頭頂飾雙鳳鳥並非個案，而且數量也不少，雙鳳除抽象外，還有具象（見註二九，圖一八五）與簡化／變形。（註四三）

其三，北京故宮博物院珍藏戰國(?)鑲雕雙龍首瑣。（註四四）（圖二四）此瑣滿刻「勾連卷雲紋」及龍首下顎飾一「花朵形紋」，此皆屬楚式玉雕之特徵，故為楚式玉雕。雙龍瑣內緣正下方飾一代表同體雙鳳鳥的「桃心紋」（內飾中線及沿著器邊另刻一陰線的「桃心紋」。「桃心紋」兩側及上方鑲雕三對變形「隱藏式鳳鳥」（圖版說明為「鑲雕勾連紋」，見註四四，頁八三）。

楚式玉瑣或雙龍玉瑣，內緣飾一至數對鳳鳥紋是很普遍的造型。雙鳳鳥有具象、（見註三六）有變形、（註四五）也有抽象。（見註二五）此外還有玉瑣內緣，「桃心紋」與具象雙鳳鳥（見圖一五）、變形雙鳳鳥（此器）以及簡化雙鳳鳥（註四六）搭配組合之造型。

最後一個例子，「桃心紋」是以陰刻紋方式呈現，從資料顯示以陰線刻「桃心紋」或「柿蒂紋」中央是不刻分界線。美國哈佛大學福格藝術館珍藏戰國晚期玉奩。（見註三五，頁六三，圖六三；圖二五）奩底正中陰刻四個



圖二五a 戰國晚期 玉奩底部



圖二五 戰國晚期 玉奩 美國哈佛大學福格藝術館珍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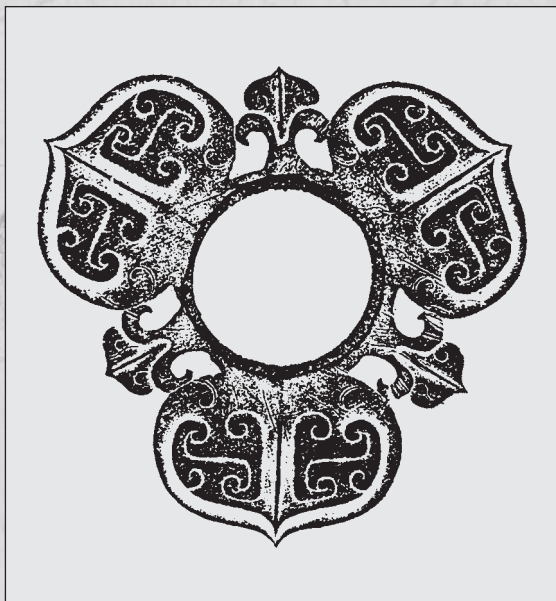
代表同體雙鳳鳥的「桃心紋」，圍繞著一內刻三簡化鳳紋的圓壁。（見註三九，圖版四〇—1；圖二五a）每一「桃心紋」上又各刻一較具象的變形鳳鳥，鳳鳥可輕易分辨出鳳的首（正下方鳳紋的左側），鳳首對視著羽翼（右內捲），鳳尾延伸至圓環邊緣。此樣的鳳鳥搭配（具象配抽象）正是前文所述，楚式玉雕常見的設計題材。

楚文物正中央飾有二至數隻鳳鳥造型為常見的設計，尤其是在漆器及青銅器中。鳳鳥造型有具象、（註四七）（見註二四，頁七三，圖八一）有變形、（註二四，頁七四，圖八二、註一八，頁一二三，圖二二一）有簡化、（註四八）（見註四七，頁二〇，圖二〇）也有抽象。（註四九）（見註八，頁一〇六，圖三一—10）從以上眾多的證據，足以證明戰國楚文物中習以鳳鳥設計於器物正中央，尤其是簡化、抽象形態的雙鳳鳥。故福格美術館玉奩之四組「桃心紋」應該也是四對同體雙鳳鳥的組合。

由以上數個例子，很清楚的瞭解到「桃心紋」在楚式玉雕所代表的意義了。那麼「柿蒂紋」與「桃心紋」又有何關聯呢？

從「桃心紋」至「柿蒂紋」

代表抽象同體雙鳳鳥的「桃心紋」，集中於正中央的形態（見圖二五a），進一步發展「桃心紋」底端相連在一塊，連接成曲波狀（見圖一），此時就演變成「柿蒂紋」了。「桃



圖二六a 西漢前期 玉杯托（拓片）



圖二六 西漢前期 玉杯托
一九八三年廣東廣州市象崗南越王趙昧墓出土

心紋」底端連接處，可能是雙鳳的簡化冠紋，這可從南越王墓出土的一件玉質杯托來引證。此杯托為三大葉、三小葉的花瓣花萼形。（見註二九，圖版解說頁二六六、圖一二九及頁二六六拓片；圖二六、二六a）大葉「花瓣」的造型很明顯是「桃心紋」（雙鳳紋），且表面刻有簡化雙鳳的首及翼、尾。而所謂的小葉「花瓣」，應是做為雙鳳與雙鳳間共用的冠紋（矮扁狀的「桃心紋」），此冠紋與安徽巢湖出土玉尊上的朱雀冠紋極為相似（見圖一七），故顯然的「花萼」是雙鳳共用的冠。冠紋進一步演變（簡化）就成了起連接「桃心紋」的作用，而形成多瓣的「柿蒂紋」。這一演變過程，我們可以從最早（初創期）的「柿蒂紋」來證明。

阿房宮遺址出土之玉高足杯（見圖一二）、西漢前期（？）南越王趙昧墓出土的另一件玉高足杯，（註五〇）（見註二九，圖一二八；圖二七）以及北京故宮博物院清宮舊藏年代定戰國的玉勾連雲紋燈，（註五一）（圖二八）這三件年代較早的「柿蒂紋」都具有一共同特徵，蒂瓣上皆刻有「桃心紋」。此現象已非常有力的證明它們之間有著密切的關聯，故「柿蒂紋」應是由「桃心紋」直接發展而來。換言之，「柿蒂紋」也是從雙鳳鳥演變而成。這種連續「桃心紋」再往後發展陰刻雙鳳紋消失，成為「成熟期」的「柿蒂紋」了。

此外還有一個現象，也可間接證明「柿蒂紋」是從「桃心紋」（雙鳳紋）演變而來。玉



圖二八 戰國晚期 玉勾連雲紋燈
北京故宮博物院清宮舊藏



圖二七 西漢前期(?) 玉高足杯
一九八三年廣東廣州市象崗南越王墓出土

雕上的「柿蒂紋」，蒂瓣正中皆刻或琢磨一分界線，此分界線在代表抽象同體雙鳳鳥或雙鳳共用尾、翼等部位的「桃心紋」皆可看見（見圖一四、一五、一六、一八a、二二、二三、二四及圖二六）。從此特點也可證明「柿蒂紋」是從代表雙鳳的「桃心紋」發展而成。



圖二九 西漢前期 玉劍首
一九八三年廣東廣州市象崗南越王趙昧墓出土

「柿蒂紋」與輔助紋的關係

行文於此，已毫無疑問「柿蒂紋」是從代表雙鳳鳥的「桃心紋」演變而成，同時也是楚式玉雕中特有的紋飾。此外，玉雕上的「柿蒂紋」還有一非常重要現象，也值得我們注意與探討，那就是凡刻有輔助紋者（底紋或副紋），清一色為「勾連卷雲紋」或極少數的桃心形「三連點紋」。以目前資料尚未發現有其他的輔助紋（如穀紋等），以筆者之淺見此二紋，尤其是「勾連卷雲紋」與「柿蒂紋」（雙鳳紋）有著非常密切的關係（後述）。

除前面介紹的四件「柿蒂紋」玉雕外，本文另收錄了十五件，（註五二）因限於篇幅，這裡只以圖文介紹六件，其餘九件以文字敘述。爾後再來探討與分析上述問題。

其一，西漢前期南越王墓出土玉劍首。（見註一九，頁二〇八；圖二九）「柿蒂紋」飾



圖三〇a 西漢前期 螭虎玉劍首底部



圖三〇 西漢前期 螭虎玉劍首
一九八三年廣東廣州市象崗南越王墓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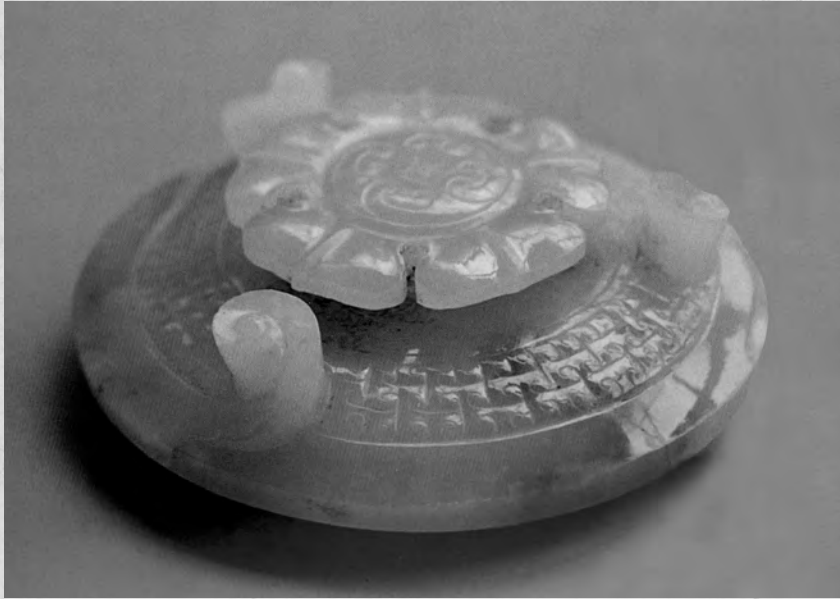


圖三一 西漢前期 玉盒（連蓋） 一九八三年廣東廣州市象崗南越王墓出土

於正中，外飾「勾連卷雲紋」。

其二，也是南越王墓出土的玉劍首。（見註二九，頁八六、八七；圖三〇）「柿蒂紋」高出於器面，邊圍繞兩隻高浮雕螭虎／龍，劍首底部刻「三連點紋」（圖三〇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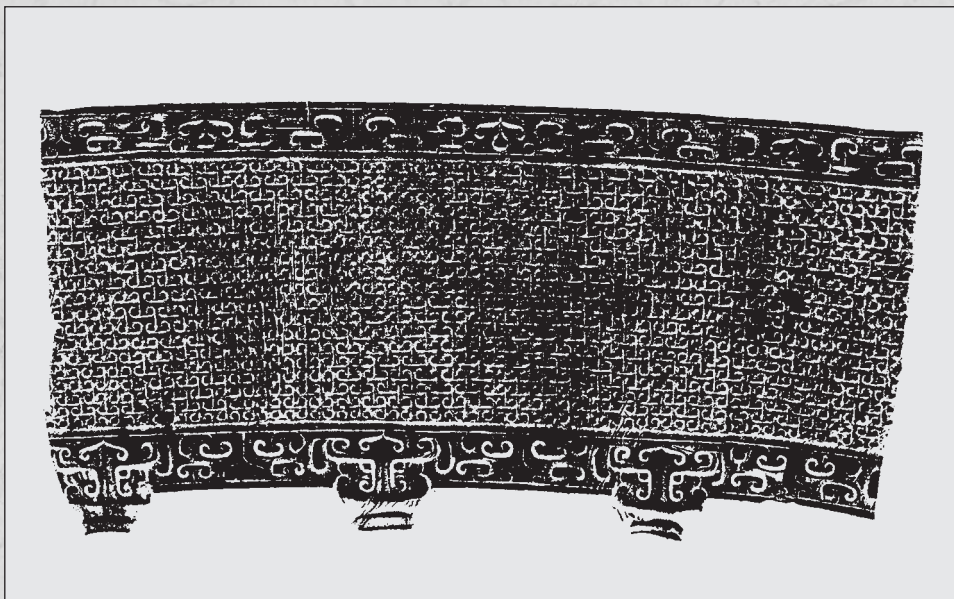
其三，也出自南越王趙昧墓的玉盒（連蓋）。蓋面飾八瓣「柿蒂紋」，（見註二九，頁一〇六；圖三一）邊飾兩周「三連點紋」，盒壁滿刻「勾連卷雲紋」。



圖三二 西漢早期 玉卮蓋 一九九四年徐州獅子山楚王墓出土

第四件為西漢早期卮，出自徐州獅子山楚王墓。卮蓋正中為高浮雕「柿蒂紋」，外緣飾「勾連卷雲紋」及凸雕三隻鳥形鈕，（註五三）（圖三二）卮壁滿飾「勾連卷雲紋」。（見註四五，頁一四八，圖五〇—6；圖三二a）

第五件出自西漢馬王堆二號漢墓銅鑲玉卮。卮蓋銅外框置三個S形銅鈕，內嵌一圓玉



圖三二a 西漢早期 玉卮（拓片）

片，正中飾五瓣的「柿蒂紋」，外圍刻「勾連卷雲紋」。（註五四）（圖三三）卮由八塊長方玉片鑲嵌在銅框架中，玉片上下以「勾連卷雲紋」為飾（圖三二a）。

其六，傳世

品盧芹齋舊藏，年代定為戰國（？）（註五五）咬尾龍圓形玉飾。（註五六）（圖三四）此器中飾一咬尾龍圖案，外圍刻一周的「柿蒂紋」。

其餘九件文字敘述之「柿蒂紋」玉雕，有科學發掘品，也有傳世器。

一、傳世品，美國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珍藏年代定在戰國玉劍首。劍首中央飾五瓣「柿蒂紋」，瓣面陰刻「桃心紋」，外圍飾「勾連卷雲紋」。（註五七）

二、傳世品，西漢（年代可能更早）白玉劍首，常熟博物館珍藏。劍首中央穿有一孔，外飾四瓣的「柿蒂紋」，瓣上刻有「桃心紋」。此器外緣經修改，僅餘留部份「勾連卷雲紋」。（註五八）

三、西漢前期，湖南長沙象鼻嘴一號墓出土透雕龍鳳玉佩。此器正中鑲嵌一圓綠松石，邊飾五瓣形態較矮扁與一般略異的「柿蒂紋」，外緣透雕龍、鳳、熊等動物。（註五九）

四、西漢早期帶蓋朱雀玉樽，一九九七年



圖三三 西漢早期 銅鑲玉卮蓋
一九七二年湖南馬王堆二號漢墓出土



圖三四 西漢 咬尾龍圓形玉飾 盧芹齋舊藏



圖三三a 西漢早期 銅鑲玉卮

安徽巢湖市北山頭漢墓出土。樽蓋正中飾四瓣「柿蒂紋」外圍刻「勾連卷雲紋」及三隻凸雕鳥形鈕。（見註一，頁一九／二〇及頁八〇第二三條）

五、北京故宮博物院清宮舊藏玉柿蒂紋劍首，此器年代定在戰國。但從「柿蒂紋」造型與巢湖市北山頭漢墓出土玉盒（見圖一）之造型近似（兩器瓣底相連處皆刻網紋），且瓣面上沒有刻「桃心紋」，故此劍首應是西漢之器。劍首正中飾五瓣「柿蒂紋」圍繞著中心圓孔，外緣刻「勾連卷雲紋」，背面外沿陰刻簡化S形鳳紋。（註六〇）

六、也是傳世品玉劍首。此器中心鑽一圓孔，外飾五瓣的「柿蒂紋」，外沿以「勾連卷雲紋」為飾，器背刻兩周的「雲紋」（可能是變體「三連點紋」）。（註六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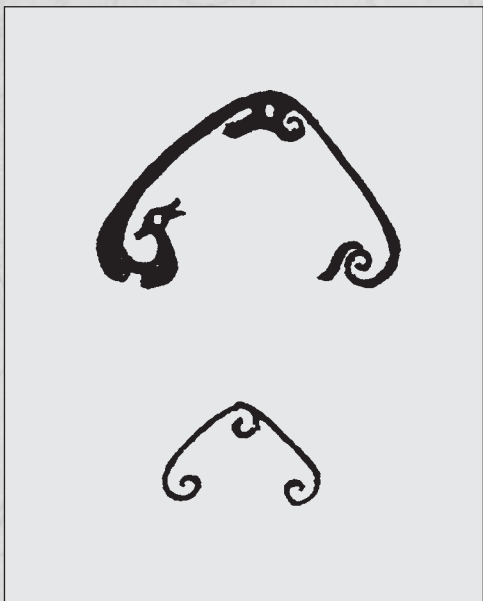
七、北京故宮博物院清宮舊藏玉朵雲紋劍首。年代定為戰國，但從璧形劍首造型（中穿一大圓孔），及變體「柿蒂紋」研判，此劍首應是西漢之器。沿著璧形圓孔飾六瓣矮扁形的「柿蒂紋」，外刻「三連點紋」，背面外沿刻「勾連卷雲紋」。（註六二）

八、傳世漢代玉劍首，傅忠謨舊藏。劍首正中為圓璧紋，內刻三簡化鳳紋，外飾體態矮扁的六瓣「柿蒂紋」。（註六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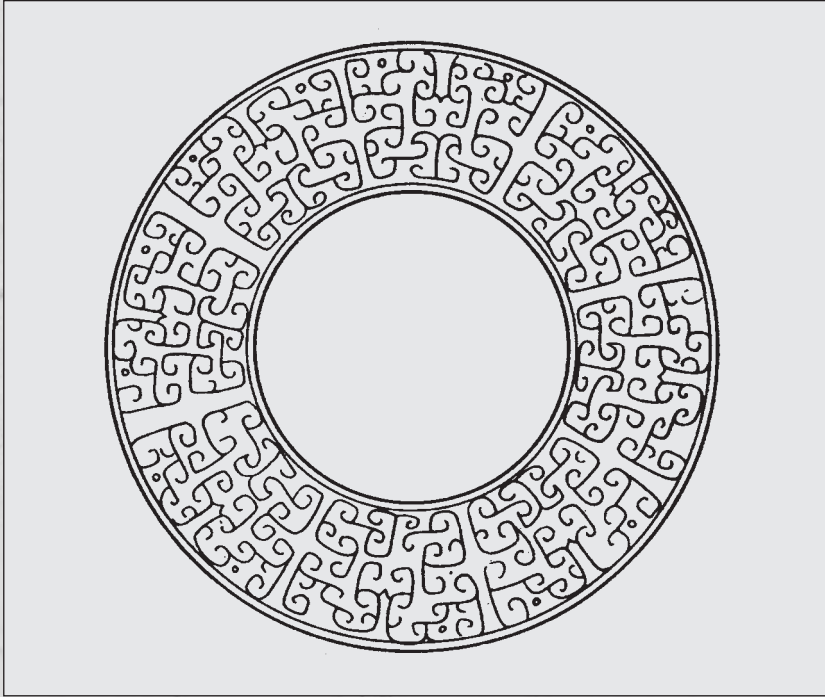
九、漢代玉勝，日本京都守屋藏氏珍藏，傳朝鮮樂浪古墓出土。玉勝一面陰刻四瓣「柿蒂紋」，另一面光素。（註六四）（註六五）十九件中唯一的以陰紋雕刻，且正中沒飾分界線。

以上十九件飾「柿蒂紋」玉雕，雕有輔助紋者共十五件。飾「勾連卷雲紋」十二件，飾「三連點紋」一件（器面飾浮雕螭虎／龍），前二紋同時出現者二件，其餘四件沒有輔助紋。根據以上資料統計刻「勾連卷雲紋」佔七成半，若含「三連點紋」則約佔八成。此現象意味著此二紋與「柿蒂紋」間存有一定的特殊關係與意義。

關於「三連點紋」，楊建芳先生在其大作中已清楚指出與戰國楚漆器上有一種簡化鳳紋很相似，也許是代表鳳紋。（見註四〇，頁四〇）筆者也有相同看法。楊先生所指的簡化鳳紋出自湖北荊門包山二號墓之彩繪行迎圓漆奩，奩蓋彩繪之簡化鳳紋。（見註二四，頁三二，圖二六；圖三五·上）從線圖中很清楚分辨出鳳紋的各個部位，此鳳紋進一步演變則成為「三連點紋」（圖三五·下）。



圖三五 戰國 彩繪行迎圓漆奩簡化鳳紋至三連點紋（線圖）



圖三六 戰國晚期 龍紋玉璧（線圖） 一九九三年洛陽市道北鍛造廠楚墓出土

「勾連卷雲紋」為戰國晚期至西漢早期楚式玉雕中極主要的紋飾之一。一九九三年洛陽市道北鍛造廠清理一座戰國晚期楚墓，出土一件玉璧（編號：IM540:14）。璧面所飾紋樣有別於一般戰國晚期的紋飾，（註六六）（圖三六）乍看下好像春秋晚期至戰國初期刻眼的龍



圖三七 西漢早期 龍虎玉戈 一九九四年徐州獅子山楚王墓出土

紋。但細看圖紋結構又不一，與「勾連卷雲紋」有些相似，為一種戰國晚期新創的楚式龍紋。此類龍紋於西漢前期（註六七）及早期（註六八）（圖二七）楚式玉雕中也有出現，但造型較為簡化。從圖二七（龍虎玉戈）上的龍紋，已演變的較前紋簡化，整體結構與「勾連卷雲紋」非常相似，只是少部份還保留龍紋的眼。此紋進一步演變龍眼消失則成為「勾連卷雲紋」了。故「勾連卷雲紋」應是從上述龍紋所演變而成。換言之，「勾連卷雲紋」是代表抽象形態的龍紋。

從以上二紋演變過程及所代表的意義來看，「柿蒂紋」（雙鳳紋）與龍、鳳有著非常密切的關係。一方面說明楚人尊鳳，及對鳳鳥的誠摯心理與風尚。另一面也證明龍鳳配在楚文物中是做為最主要的設計題材，這可能與商周時期中原傳統龍鳳配文化有著密不可分的情懷與習俗。楚文化中也不例外。

結語

從「雙鳳紋」、「桃心紋」至「柿蒂紋」的形成，以筆者之見其間最重要的收穫是「桃心紋」在楚式玉雕所代表意義的論證。此發現對於此時期楚式玉雕中某些造型與紋飾，解決了不少的疑惑和問題。而且從此紋演變過程也證實一點，凡古代玉雕任何一種紋飾或造型的出現絕非偶然、或玉匠心血來潮、或毫無意義下的雕琢。而它必然是要表示某種意義或含

意，或是某種紋樣的抽象（簡化）形態。此類形態的紋樣通常會經原始型（具象）至簡化型，或再而演變成抽象型態的發展過程。

以科學方法研究、探索古玉目前尚屬較新的學科，現今還有不少玉雕中的紋飾與造型（尤其是楚式玉雕），（註六九）尚未全然瞭解或摸索出其來龍去脈。筆者不揣譾陋，撰寫此篇小文，以期引起考古學家與古玉學家能擴大此一研究課題，以便將楚玉這一種神秘面紗揭開，還其美麗動人的真面貌。

註釋：

- 一、李曉東、錢玉春主編：《中國巢湖文物精華》，頁二二。五洲傳播出版社，一九九九年。
- 二、《中國文物精華》編輯委員會編：《中國文物精華·一九九三》，圖六四。文物出版社，一九九三年。
- 三、「楚式玉雕」一詞最先由楊建芳先生所提，是指楚國琢製的玉器，以及風格相似或相同的附庸國玉雕，其中也包括西漢早期深受楚文化影響且具有相同或相似風格的玉器。（見註四三，頁三七）。
- 四、此件「秦」玉高足杯從其玉雕風格及紋飾，與秦式玉雕差異很大（見，楊建芳：《春秋秦式玉雕及其相關問題》，《中國文物世界》一九九三年一〇〇期，頁七四～八〇。郭良蕙新事業有限公司出版），倒是與楚式玉雕風格一致。杯身刻滿「勾連卷雲紋」（見註四三，頁五四）以及杯身下半部刻一周楚式玉雕常見的交疊大小S紋（簡化鳳紋）。故此玉杯應是戰國晚期「楚式玉雕」。

- 五、淄博市博物館編：《臨淄商王墓地》，頁六四，圖五三—七。戰國晚期末段一號楚墓出土一件漆瓶，銅口頂飾四瓣「柿蒂紋」。齊魯出版社，一九九七年。
- 六、夏振英：〈陝西華陰縣晉墓清理簡報〉，《考古與文物》一九八四年二期，頁三六—四二，圖四—四。東晉漆器銅「柿蒂紋」飾件。陝西人民出版社。
- 七、中國青銅器全集編輯委員會編：《中國青銅器全集八·東周二》，頁一一〇，圖二二四。春秋晚期交龍紋當盧，正中飾四瓣「花瓣紋」。一九八八年山西太原金勝村出土。文物出版社，一九九五年。
- 八、張正明、皮道堅：《楚美術圖集》，頁一三二，圖四六—二。湖北美術出版社，一九九六年。
- 九、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譽墓——戰國中山國王之墓（下）》，彩版三—二。文物出版社，一九九五年。
- 一〇、中國青銅器全集編輯委員會編：《中國青銅器全集五·西周一》，頁八六，圖六九。西周宣王師窠簋，上海博物館珍藏。文物出版社，一九九六年。
- 一一、刊登於《國立國父紀念館館刊》二〇〇三年十一期，頁一七五—一八七。國立國父紀念館出版。
- 一二、中國青銅器全集編輯委員會編：《中國青銅器全集四·商四》，頁一一二，圖一一四。文物出版社，一九九八年。
- 一三、中國青銅器全集編輯委員會編：《中國青銅器全集六·西周二》，頁五，圖五。文物出版社，一九九七年。
- 一四、中國青銅器全集編輯委員會編：《中國青銅器全集五·西周一》，頁六，圖六。西周早期與方鼎，傳一九二四年陝西鳳翔出土。此鼎壁均飾相背立的長冠垂尾大鳳鳥，鳳鳥長冠與啄跟圖六a之造型一樣，湊巧的兩鳳鳥也各飾造型相同的耳紋。文物出版社，一九九八年。
- 一五、中國青銅器全集編輯委員會編：《中國青銅器全集二·商二》，文稿頁三七，插圖一〇—四。鳳鳥紋拓片（商代晚期婦好墓出土），鳳首、眼、啄及冠與圖六a鳳鳥造型一模一樣。文物出版社，一九九七年。
- 一六、尹盛平主編：《西周微氏家族青銅器群研究》，頁二〇，圖一四。鳥紋頸部紋飾（拓片），小鳳鳥頭部與圖六a之小鳳鳥近似。文物出版社，一九九二年。
- 一七、中國青銅器全集編輯委員會編：《中國青銅器全集三·商三》，頁八—三，圖八一。商代晚期婦好偶方彝，彝蓋之鳳鳥首與圖六a之小鳳鳥形態一模一樣。文物出版社，一九九七年。
- 一八、中國青銅器全集編輯委員會編：《中國青銅器全集一〇·東周四》，頁二七，圖二七。文物出版社，一九九八年。
- 一九、中國青銅器全集編輯委員會編：《中國青銅器全集九·東周三》，頁六，圖六。此鼎編委員年代定於戰國晚期。文物出版社，一九九七年。
- 二〇、南京博物院：《江蘇連水三里墩西漢墓》，《考古》一九七三年二期，頁八一，圖三一—一。科學出版社。
- 二一、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譽墓——戰國中山國國王之墓（上）》，頁一三七。文物出版社，一九九六年。
- 二二、張正明主編：《楚文化誌》，頁八一。湖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八年。

二三、陳振裕主編：《楚秦漢漆器藝術·湖北》，頁一
一一，圖一。春秋晚期勾連紋漆方壺，一九八八年
當陽趙巷四十八號墓出土。湖北美術出版社，一
九九六年。

二四、滕壬生編著：《楚漆器研究》，頁一一一。兩木
出版社，一九九一年。

二五、廖泮修：〈試析戰國楚式「玉瓶形飾」擺置方
向與正名——兼論「花朵形紋」的由來與演變〉，
《國立國父紀念館刊》二〇〇三年十一期，頁一七
六—一七九。國立國父紀念館出版。

二六、長沙市文物考古所：〈長沙市茅亭子楚墓的發
掘〉，《考古》二〇〇三年四期，頁四二（總三三
〇），圖九—三。考古雜誌社。

二七、本文所舉例之戰國中期鑲嵌雲紋壺（圖八），出
自楚墓（見，荊州地區博物館：〈湖北江陵滕店
一號墓發掘簡報〉，《文物》一九七三年九期，頁
一一。文物出版社）。錯金銀罍（圖九）雖出自漣
水縣西漢墓，但經考證此罍屬戰國晚期器。（見
註二〇，頁八七）戰國時期漣水縣屬楚地，中國
青銅器全集編輯委員會也將此罍列為楚器。（見註
一九）故上述二器皆屬楚青銅器，當然其上之同體
雙鳳紋也是楚式紋樣。

錯金銀四龍四鳳方案出自中山國罍墓，但從其風
格、紋飾及工藝分析，此器與楚文化有著極密切
的關係，如四龍全身的「鱗紋」、四鳳頸部飾內填
圓點的「鱗紋」、四龍鳳尾端交集於正中飾一壁、
內飾之四瓣「花瓣紋」、案框邊緣之「卷雲紋」以
及圓環形底座（圖十）兩牡兩牝四隻梅花鹿，身
上的紋飾與臥坐姿態，皆為與楚系銅器、漆器極
為相似，故此器應是深受楚文化影響下楚系青銅
器作品。

錯金銀四龍四鳳方案既已屬楚系青銅器，其圓環

形底座之同體雙鳳紋當然也是楚式紋樣（另文詳
述）。

二八、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燕下都（下冊）》，圖版
一三三—一。

二九、林業強編輯：《南越王墓玉器》，圖三九。兩木
出版社，一九九一年。

三〇、殷志強、丁邦鈞：《東周吳楚玉器》，頁一四
二，圖一五五。戰國早期連璧玉佩，一九九〇年
河南省浙川縣徐家嶺出土。藝術圖書公司，一九
九三年。

三一、賈娥主編：《中國玉器全集二·春秋·戰國》，
頁一八一，圖二八七。河北美術出版社，一九九
三年。

三二、Chinese Art of Warring States Period Change and
Continuity, 480-222 B.C. By Thomas Lawton. P.14,
Fig. 90. Freer Gallery of Art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Washington, D.C., 1982.

三三、楊建芳：〈商代玉雕分期研究——中國古玉斷
代研究之二〉，《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
報》第十六卷一九八五年，頁一八四。

三四、楊建芳：〈楚式玉龍佩（下）——楚式玉龍系
列之一〉，《故宮文物月刊》二〇〇〇年二〇八
期，頁一一一。國立故宮博物院出版。

三五、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輯委員會編：《海外遺珍·
玉器》，頁四八，圖四八。國立故宮博物院出版，
一九八八年。

三六、見註五，頁五七，圖四六—1—2及圖版四六。
戰國晚期I型玉佩，同體雙龍正下方除透雕一對
貝象大鳳鳥外，於雙龍之前腳爪還設計一隱藏式
鳳鳥。

三七、見註三五，頁四一，圖四二。戰國晚期龍紋玉
佩（見圖二〇），雙龍正下方為一抽象「瓶形」雙

鳳紋，(見註三五)此外龍頭頂各飾有一刻鳳眼的具象鳳鳥。

三八、此件戰國早期龍紋佩(見圖一一)，頭飾鬚毛，(見註三四，頁八四)及龍紋形態為變體「風」字形造型，「風」字形龍紋為楚式典型形態。(見註三四，頁九一)此器與安徽長豐縣楊公九號楚墓出土的IV型玉龍紋佩(殘)體形很近似。(見，安徽省文物工作隊：《安徽長豐楊公發掘九座戰國墓》，《考古學集刊》一九八二年二期，圖版一六—八)故此器為楚式龍紋佩。

三九、Carved Jade of Ancient China, by Alfred Salmony, Ph.D. Plate 42-4, Gilllick Press, 1938.

四〇、楊建芳：《楚式玉龍佩(上)——楚式玉雕系列之一》，《故宮文物月刊》二〇〇〇年二〇七期，頁三七—八。國立故宮博物院出版。

四一、廣州市文物管理委員會、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廣東省博物館編：《西漢南越王墓，上》，頁一四六，圖一六六—2(拓片)。文物出版社，一九九一年。

四二、Chinese Archaic Jades in the British Museum, by Soame Jenyns, Published by The 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 1951, Plate XXXVIII-C.

四三、見註一九，圖三四。西漢前期玉獸首卣壁(器物編號：D156)，此件玉獸首除左側透雕一螭虎外，獸首正上方透雕大小兩對較為變形的鳳鳥，左右兩側又各飾一透雕鳳紋，獸首上共有三對鳳鳥。此件玉獸首卣壁除上述三對鳳鳥紋外，其內最少還隱藏著十多隻鳳鳥於其中(另文詳述)。

四四、故宮博物院編：《故宮藏玉》，頁八一，圖三八。紫禁城出版社，一九九八年。

四五、王愷：《淺說徐州獅子山楚王墓出土玉器》，鄧聰編：《東亞玉器，第二冊》，頁一四五，圖五〇

—3:1。徐州獅子山楚王墓出土玉鳳紋璜(器物編號：S甬：二六四)，璜下弧內鏤雕三對變形鳳鳥(文述：一鳳鳥圖案，見頁一三八)，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考古藝術研究中心出版，一九九八年。

四六、見註四二，圖版三九—A。此件同體雙龍佩內緣飾一「桃心紋」(同體雙鳳鳥，其上雕一對鳳首相向的簡化鳳鳥)。

四七、中國青銅器全集編輯委員會編：《中國青銅器全集一六·銅鏡》，頁一九，圖一九。戰國透雕鳳紋方鏡，四隻具象鳳鳥飾於方鏡上。日本千石唯司珍藏。文物出版社，一九九八年。

四八、陳振裕主編：《中國古代漆器造型紋飾》，頁一七，圖二一。戰國龍鳳紋車壁袋，中央圓壁內繪四隻簡化鳳鳥，湖北荊門包山二號墓出土。湖北美術出版社，一九九九年。

四九、梅原末治編：《增訂洛陽金村古墓聚英》(日)，圖版六五。戰國晚期鳳紋銅鏡，鏡正中飾四隻抽象鳳紋(桃心狀)圍繞一圓壁(鈕)，其上各飾一具象鳳紋。

此鏡值得注意的是，它與南越王墓出土的一件銅鏡(器物編號：E101)紋樣造型一模一樣。(見，廣州市文物管理委員會等編：《西漢南越王墓下》，圖版二二六—2。文物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由此可證後者為戰國晚期銅鏡。與此同時也證明一點同一墓葬出土之遺物，未必一定是當期、或該文化、或該族群之器。南越王趙昧墓出土玉器中就有不少是戰國早期至晚期之器。小林出版部出版，昭和十九年(一九四四年)。

五〇、從此玉高足杯杯身滿飾「勾連卷雲紋」、「柿蒂紋」及杯口邊緣之「桃心紋」皆可證明此玉高足杯為楚式玉雕。

五一、于平主編：《北京文物精粹大系·玉器卷》，頁

- 六五、圖四六。北京出版社，二〇〇一年。
- 五二、本文從科學發掘品及傳世器中總共收集了十九件，另外兩三件因器型、紋飾與標準器差異較大，極可能為後仿之器（多為高足杯），沒有列入本文之樣本中。
- 五三、王愷：〈雕花玉卮〉，《鑑賞家》一九九五年秋，頁二一。上海譯文出版社。
- 五四、王庭玖主編：《漢代文物大展》，頁八九，圖一七。藝術家出版社，一九九九年。
- 五五、咬尾龍造型出現年代較晚，流行於西漢。（見，盧兆蔭主編：《中國玉器全集四，秦·漢——南北朝》頁九四，圖一二六。西漢中期玉夔龍紋環。河北美術出版社，一九九三年）且蒂瓣沒有刻「桃心紋」（年代較早之造型），故此器應是西漢楚式玉雕。
- 五六、Chinese Archaic Jades, by C.T.Loo, Inc. Arranged for Norton Gallery of Art, 1950. Plate LVI-8.
- 五七、Chinese Jades in The Avery Brundage Collection, by Rene-Yvon Lefebvre d'Argence. Asian Art Museum of San Francisco. P.42, Plate XIV, top Left.
- 五八、錢浚、周公大編：《常熟博物館藏玉》，圖四一。人民美術出版社，二〇〇一年。
- 五九、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湖南考古漫步》，頁五五／六。湖南美術出版社，一九九九年。
- 六〇、故宮博物院編：《古玉精萃》，圖三三。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一九八七年。
- 六一、周南泉：《古玉博覽》，頁一五九，圖五。藝術圖書公司出版，一九九四年。
- 六二、周南泉主編：《玉器（上）》，頁一〇三，圖一七〇。商務印書館出版，一九九五年。
- 六三、傅忠諱：《古玉精英》，頁一六三，圖：左。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出版，一九八九年。
- 六四、梅原末治著：《支那古玉圖錄》（日），圖版九九—1。桑名文星堂出版，昭和三十年（一九五五年）。
- 六五、漢武帝時期朝鮮北方歸屬中國版圖，並置四郡——樂浪、臨屯、真番、玄菟。玉勝據傳出自樂浪，此器可能遠離中原或年代較晚，「柿蒂紋」風格及所飾之器型與內地差異較大。
- 六六、洛陽市第二文物工作隊：《洛陽市道北鍛造廠戰國墓清理簡報》，《文物》一九九四年七期，頁一八，圖八—1。文物出版社。
- 六七、見註一九，西漢前期龍虎併體帶鈎，鈎身飾具眼的龍紋，圖紋結構較鍛造廠之玉璧（圖二八）簡化，與「勾連卷雲紋」較近似，只是部份刻有小圓眼。
- 六八、邱永生：〈龍虎玉戈〉，《鑑賞家》一九九五年秋，頁三三。上海譯文出版社。
- 六九、楚式玉雕為較新的研究課題，雖然坊間有涉及「楚玉」的論著，但都沒有具體道及「楚玉」有別於其他文化的特殊地方。至三年前（二〇〇〇年），楊建芳先生才真正的第一位以非常具體及有系統的對「楚式玉雕」研究。（見註三四、四〇）本文涉及楚式玉雕的裁定最主要也是根據上述一文為依據。